

漢書門類			
四	二	二	四
〇	一	二	〇
五	二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四	二	〇
函	一	〇	五
七	六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0
冊數	105 (88)
函號	281 2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史卷四百三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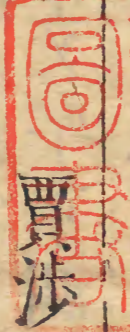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同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趙方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竒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

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

以爲戒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祕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竇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奏曰

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
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
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
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
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
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
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
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
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
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

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
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
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百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
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
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
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
潰化先守滏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
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
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完

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
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
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先化境出砦
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
道竝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入
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于再
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
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
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
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

秋復詣中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
同時竝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
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若
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
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
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
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
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淮西樞密
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
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

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陷詔趣方遣
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
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士豪祝文蔚橫突入陣
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
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
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
制置大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
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卧内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
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墮于襄陽以端明殿
學士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諡忠
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
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
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
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
駭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
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凝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高郵尉改萬安丞竇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

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後通判真州改大理司
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
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
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
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
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
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
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
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金人所乏
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

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
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
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
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
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
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青向濠
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
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
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

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
之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
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
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
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
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
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
海州復取密濰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
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
至邢澤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

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
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
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
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
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
帥所爲反是積怨既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
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
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慶甚危全
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
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追至下灣渡盡掩金人

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余
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
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琪還又得玉印文與璽
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
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
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
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
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

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疆起視事金
將時全合連李术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
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
旣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
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
半細軍喪者幾二十涉旣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
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
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
橫它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宗嘉納後反
爲所擠以沒涉弱寇直父寃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

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太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既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蒸藜者十踏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

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堤者佯走金人爭堤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剗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氊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其護駕

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五百
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二
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
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與據門拒戰斬從義
遂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若于久長嚴陳以
待之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
乃斂髑髏立人頭塚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
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
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
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宜撫使
吳獵奇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
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
犯襄陽棗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
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蹀血以戰金
兵敗走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
棗陽軍初眡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
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
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

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埴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棚戰棚防城墮穿穿才透卽施毒煙烈火鼓鞦以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徹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疆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追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

愈急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冒重圍轉鬪入城內外合
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
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
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重
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追境金兵檄宗政圖之宗政
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
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鄂都統制仍
知棗陽宗政以追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澹水爲濘以
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爲給田
荆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
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防
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
市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咸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
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威逃
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效用威貧甚
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
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旣誅遣將收復李貴
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

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爲軍命威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郤之旣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柰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遊騎在潼漢界將窺成

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縣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追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與帥陳立等分道竝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尙疆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楊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克徧禪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鵲眼威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棊號紫大蟲圓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兵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為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宋史卷四百三終

宋史卷四百四

列傳第一百六十三

開禧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省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

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擠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卽以其書進欽宗用爲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何橐執異議以道梗爲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卽位以圖中興一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克帳前差使高宗旣卽位推恩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

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適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叅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卽馳往諭以成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大

感悟卽舉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

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叅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久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耻

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直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監山縣丞縣闌令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浚江撫

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收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大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澧賊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湏金人犯廬壽等州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江東寓居鄱旣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境內稱治與

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大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
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氏家訓
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修德而務本召入對除
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郎
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
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
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
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
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

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
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
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抵牾失於太煩諸編
置不以赦原不以蔭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
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
之又請廣儲蓄興鼓鑄脩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
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
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
視吾政之修不修有甚可憂而不足憂者視吾自治之
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會金人渝盟特遷

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實自四明控
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直入贛決以爲上策金人果敗走
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傑堅城守
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兩淮襄
漢之間以爲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
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修
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
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
安孝宗旣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

大饑運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
上章致政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
人嘉定六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
官爲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雍正遷博士改宣議郎
充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
師慕提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正次乞罷內外官
到堂日投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祕書省校書郎進著作
佐郎徽州司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
權殿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進左

司員外郎父憂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
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
六怯於敵乃以直龍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
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
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
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
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
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率先程督進秩一等
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事益嚴列柵保綏
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召入對獎勞再
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
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
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言者又
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一科
敷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從
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
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
事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旣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未幾以敷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堆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旣罷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宰輔

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坑罷雖父小戶猶敷銀本錢官爲償之天中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

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
玉牒當曾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
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
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
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
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爲學者稱之所著
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
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
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
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
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
熊劉焯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
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
祕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
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
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
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畝
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漸漕
沈誥見逢吉謝曰非正言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

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驛屢數其罪
景珪及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日優遷其官而罷言
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
珪脅持臺諫茂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
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
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
事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
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
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日常所講論語今
安得卽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
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
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
多不可用逢吉日熹議祀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
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
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
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旣以論侂冑去
龜年復以論侂冑繼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
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
旣罷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
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歛板

甚恭逢吉日既出復入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
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
節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汗閣
職卽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
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
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文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
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
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

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
協贊之功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
初任郎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
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爲功孝宗
謂其言大許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
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
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毋計引
不遠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
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
也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

朝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卽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胄用事穎侍經帟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爲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侂胄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穎以紹熙慶元譙令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年七十八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雖仕多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

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商飛卿字暈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卽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胄罷爲奉常請外以秘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

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饟時歛散稍稍以裕間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曰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卽奏闕免由是知之遣其子弼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

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超欲移築穎因接伴金國使人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塲以額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穎究覈得之以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爲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大軍錢佐之邀雜江淮回易如負販狀穎以爲失王人之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旣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蒐吏弊汰冗員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

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
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
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
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
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穎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
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
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
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
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

餘年有以淹速訊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
侂冑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
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
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叅政某
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卽叅
政人才也使果賢叅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叅政端
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穎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傳良究名物
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
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韓侂冑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

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陛辭
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
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
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
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
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言嗾御
史徐榘擊之錫秩罷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
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冑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
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
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冑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
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正使接伴除宗正少
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尋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
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
七諡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
父故讀其磨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
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
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
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宋史卷四百四終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開禧間言在國錄軍國事

皇明朝列

大國子監祭酒臣方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修一級臣黃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疆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祕書郎紹定元年遷著

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推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蹶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抹焚拯溺可不亟爲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召改尙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官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旣久損

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羸縮之柄不在楮
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
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
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
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
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
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
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令人謀以
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疆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
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
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
疆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
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
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
畫又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庵寺
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
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
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
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
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專之人後而論列

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
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
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
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
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
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准西制
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
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
則脉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
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

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
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
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
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
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
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
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
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旣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爲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爲難苟聞之不以爲戒玩之不以爲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採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楫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
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
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熒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
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
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有五端
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兵戈旣興
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也陛下深居

高拱羣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而虚心咨訪之
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也外患未弭內患
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量足以鎮浮不知宴
安實爲鳩毒可懼也陛下恭儉有餘剛斷不足肅夫檢
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
自責近化之可懼也其它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
荅天譴召和氣哉次乞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
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
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
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剏築百梁丁父憂服除知衢州立句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窘預借爲代輸三萬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位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濟饑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于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

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
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盜起常山調
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爲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
不交以言爲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
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
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
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
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
詣學宮講說劄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
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劄藥院
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
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
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
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爲大公至正之歸帝
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
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竝緣爲
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爲
泉漳興化民患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爲民代
輸甫并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
翼軍本備峒寇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

唐石卽謂之以行而賊悉平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
 久勞于外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
 義言知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
 化以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
 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
 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帝
 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識
 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
 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上與天一
 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

毋得攜撫以奏是消天下讜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
 書舍人繳奏不撻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
 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少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奏
 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
 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
 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
 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
 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
 然時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
 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

有故嵩之易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其心用父子異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詎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曰迺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賊六十萬湯巾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

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檄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曰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入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爲虐楮弊蝕其心

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
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
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
生叩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至
為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
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防
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
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
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年

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時丁
大千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
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
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卒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
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
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
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
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
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

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
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
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
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
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柰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
能不爲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
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
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渙恣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
賢彼則恐於空君子之當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喜
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
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
覩之以爲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
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
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
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迺今軟媚者全
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
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
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術窮柔孔浸有逼上之嫌勢
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橐以光
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

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
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董蒙
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
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
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
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
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
大臣爲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
獨臺諫爲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爲鷹犬
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
願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
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
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
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
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堦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
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
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
至公以示天下堦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
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侍門絕曲徑堦則縱佞
客以堦攬關節持闔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繁弄接

宋史卷四百五 列傳 十三
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恭
謇謇諤諤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
尚敢妄肆萋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
卿臣咨夔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爲天
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堦榮葦貪饕
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
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
民生膏血脍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
公論一昧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爲無忌憚之事其意不
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爲國

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
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
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僞陰陷
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
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
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
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
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禱一
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
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

若垓之罪又浮於榮雖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爲輕典
陛下留之一日則長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
其首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
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
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爲御史初意不過信
用私人牢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挫唇鼓吻一時正人
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
朝廷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
遺不止於鞭韓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
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
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
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
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
于震讐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
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
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
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
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幸爲利以玩爲常未免
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襲而有武帝

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鴆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夫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爲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

不足效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爲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誅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爲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其事當行其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臆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佺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爲皇太后旣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已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爲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

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繫不容不憊惻開陳疏上踰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汾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毋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卽答曰夫子教

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七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目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可平面力爭不少屈入爲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爲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

薄罰一步帥而二人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知興化軍旣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鑼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爲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無確

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壁嘗語人口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胄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矧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胄箝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爲陛下言者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異它將其策至善侂胄與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逾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侂胄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燹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

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愴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乞追責遠竄以爲爲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甥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事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竝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啓侂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

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日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是爲諫官才十有八日旣供職卽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爲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羣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爲怨家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爲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貲嘗憾父之嬖旣去而誣以盜株連瘦死者數人懌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閱得實遂捕繫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爲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

敝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志
日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
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爲賊矣放
兵四劫撤永新撤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
兵屯衡嶺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
往幾爲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爲帥
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爲賊官軍勝
則賊皆爲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
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
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爲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
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衝
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爲國有人
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
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
猴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
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
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
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
嗾練木橋賊黨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
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旣誅世傳以功負特

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
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奏乞朝
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爲方略遣官民
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居安
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終用以賊擊賊之
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刻石紀功徙鎮襄
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
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朝皆勳色相賀入對首言
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與地寶王之歸盍思當時之
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
未幾以寶謨閣待制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卽位以敷
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
崇福宮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
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
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
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
招捕居安旣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
賊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卽引退華銳
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彊好大言
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

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卽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巖集行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羣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宋史卷四百五終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贈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力從哲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旨重修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子卓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

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參軍
常平倉火弗葺慮雨壞米撤居解瓦覆之郡守欲移允
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
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
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
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過大歎有疆發民廩
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
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
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
自築通判邕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閩漕
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
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 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
點刑獄偏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
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葢民或取葉
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僉工
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
皆爲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
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
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
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梅諸

宋史卷四百六
列傳
二
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
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幾致守瓊
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
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南遷
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
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
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
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
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
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
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
不練分彊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
皆做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
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
繡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人射陽湖亡
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
遲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
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
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瑋承密劄取泗州
兵渡淮而後牒報瑋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

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瑋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

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
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
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
大才之兵屢劔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
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
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
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
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
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
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
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
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歛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
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
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楨等扣洋州以
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
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鏤榜邊關諭招納金人謀得
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
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
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
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

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
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
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
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
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
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
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太酉游似李
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
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
察其大言亡實先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
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
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
隣邊金人乃退召爲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
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
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
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端平初帝
旣親政召爲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
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
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

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
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戍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
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
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其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
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
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道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
是與之聞命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
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
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
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
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
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
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
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
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
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
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
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
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
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

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

宋史卷四十五
列傳
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
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
諡清獻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嘉定二年進士授如臯主簿尋
試爲饒州教授作大治賦樓鑰賞識之授南外宗學教
授以言去丁母憂服除應博學宏詞科直院莊夏舉自
代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邊事纖悉爲盡力丘壽雋
僉與之爲帥金人犯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亟詣壽
雋言曰金人忌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准左之

人心動而金人且驕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間探簡士
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
犯某當身任之壽雋愧謝已而金人果遁山陽兼帥事
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
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令輸其半
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請於帝授咨夔籍田令通判
成都府與之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
心布公道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
門生故吏是示人私也卒不受惟以通判職事往來效
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州歲貢麩金率科鑛戶咨夔曰

將奉上乃厲民乎出官錢市之江油之民歲成邊復苦
餽饗爲請于制漕司免之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
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遷金部員外
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
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
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李全
必爲國患於是臺諫李知孝梁成大交論鑄二秩讀書
故山七年而彌遠死帝親政五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帝問今日急
務對以進君子而退小人開誠心而布公道且言在陛

下一念堅凝又問在外人物對以崔與之護蜀而歸簡
居十年終始全德之老臣若趣其來可爲朝廷重真德
秀魏了翁皆陛下所簡知當聚之本朝翼日與王遂並
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朝無親擢臺諫久
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
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
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
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
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
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

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情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
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
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
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
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
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又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
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
大振明年改元端平咨夔預乞於正月朔下詔求直言
使人人得盡言無隱又乞令內職任之穹者各舉所知
皆從之時登進諸儒以廣講讀說書之選咨夔言聖學
之實所當講明而推行者有六一親睦本支二正始閩
門三警肅侍御四審正邪用舍五儲養文武之才六憂
根本無生事邀功又言常平義倉鹽課及苗稅多取之
敝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援紹興留司奉表八陵及
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
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
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
廟歸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
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然不果

宋史卷四十八
十一
悉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人臺察力詆蔣重珍咨夔
乃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
書舍人尋兼權吏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
學士院時咨夔口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
祠帝曰卿在朝多有裨益何輕去咨夔奏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奏比徇私
成俗化實未更所恃以一公鑠萬私者獨陛下耳而好
樂營繕親厚近屬保護舊臣若未能無所繫累上在位
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
鑒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召赴闕下
進刑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
學士卒御筆共咨夔鯁亮忠愨有助新政與執政恩例
特贈兩官其遺文有兩漢詔令準抄春秋說外內制奏
議詩文行于世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以父任主長江簿丁內艱免喪調
涪城尉慶元五年寧宗親擢進士第一授簽書劔南東
川節度判官未期年持所生父心喪召爲秘書省正字
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教授尋遷秘書郎著作佐郎
著作郎權考功郎官非報謁問疾不出遷起居舍人韓

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或爲叅謀廟堂之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乞鞫勦賊吏求廢勿用特與放行以啓僥倖者宜加遏絕所言皆侂胄所不樂也蜀盜旣平以啓居舍人宣撫四川奕謂使從中遣必淹時乃至旣又徒云犒師而不以旌別淑慝爲指無以慰蜀父老之望執政是其言又請遇朝會起居郎舍人分左右立如常儀前後殿坐侍立官御坐東南面西立可以獲聞聖訓傳示無極臣僚奏事亦不敢易詔下其疏討論之遣奕使金奕與骨肉死訣詣執政趣受指請行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柰何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耳外此其可從乎不可行者當死守之尋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金人聞奕名久禮迓甚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爲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帝優勞久之奕復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進退之權復歸于我客有以使事賀者奕撫然曰是豈得已者吾深爲天下愧之權禮部

侍郎條六事以獻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傳伯成以
言事去職奕上疏力爭之其後又因災異申言曰比年
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各官且不
得盡况疏遠乎又論用兵以來資賞汎濫僥倖捷出宜
加裁制夏旱詔求言奕言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
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
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
爲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謹聲如雷蓋更化
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
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璿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狎免
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爲切
切攝兼侍讀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
試思設遇事若此當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疑思
乃徐竟其說帝曰如此則經筵不徒設矣遷吏部侍郎
兼修王牒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
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
尤韙之加楊次山少保未陽郡王奕上疏曰自古外戚
恩寵太甚鮮不禍咎天道惡盈理所必至次山果辭則
宜從之如欲更示優恩則超轉少傅在陛下旣隆於恩
在次山知止於義顧不休哉又言史彌遠力辭恩命宜

從之以成其美疏人不報奕遂卧家求補外以顯謨閣
待制知瀘州彌遠問所欲言奕曰此觀時事調護之功
深扶持之意少非朝廷之利也嘉叙瀘俱接夷壤董蠻
米在大入俘殺兵民四路創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
人質之以致所掠中是迁安邊司夷酋王繁浮樹木萬
計入買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使安丙新立大
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喟而言士不
愛一死而困於衆多之口亦可悲也奕願以百口保之
象祖艷然曰公悉安乎文若此乎適宇文紹節宣撫荆
湖還亦曰僕願亦百口以信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
委寄益專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復辯數以
求直其後士多畔丙奕獨以書疏候問愈數移知夔州
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捐緡錢數十萬以代民輸復鹽
筴之利以養士爲浮梁作隄數百丈民德之畫像祠于
學進龍圖閣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霖雨壞
城撤而築之不以煩民亦捐緡錢十二萬爲十縣民代
輸於是其民亦相與祠于東山僧舍會金人敗盟蜀道
震擾奕請速選威望大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
人心又言忠義之招體勢倒持兵食頓增未知攸濟且
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

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欺罔降一官詔提舉玉隆宮未
數月特復元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自念本非
衰病初染微痾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爲諱及鍼
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靖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脉絡不通之故皆寓諷諫之意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
贈通議大夫初奕之守瀘帝顧禮部尚書章穎曰許奕
已去乎起居舍人真德秀侍帝前論人才上以骨鯁稱
之奕天性孝友送死恤孤恩意備至通籀隸書所著有
毛詩說論語尚書周禮講義奏議禠文行世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父太府少卿膏娶明州汪氏
女因家焉膏初爲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戩捍金人後
知惠州單馬造曾衮壘譬曉降之鄞僧王法恩謀逆事
覺或請屠城膏方爲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
悉寬宥之居仁年十四而孤以廕授鈇山尉紹興二十
一年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美官居
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移永豐令入監行在黠檢贍
軍激賞酒庫所糴場詔修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
大金充檢討官淮甸交兵魏杞以宗正少卿使金辟居
仁幕下時和戰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
彎弓夾道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醕此觴

觀者壯之乃諭金人開道入卒成禮減歲幣而還因出
疆賞轉承議郎授諸王官大小學教授杞秉國柄居仁
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爲用不就允文
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
爲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爲之色動徙主軍
器監簿宗正修玉牒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
可致之資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憚曰朕未嘗不立
規模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
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
益知此言之當也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秘書
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
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或多便佞輕躁
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權禮部郎官嘗言臺閣
宜多用明習典故之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燾莫濟對
甫數日召燾居仁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陛辭慰諭遣
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儉瘠不能推廣聖德吏
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于庭有輸納中度而遭抑
退者抱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
稅者恒裹羸以歸鄰州有訟多詣臺省乞決於居仁秩
滿邦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

請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
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帝
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及輕此
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匄于市
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
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卽命再添差兩任衣糧
全給三軍爲之呼舞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
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爲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
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會樞屬闕員
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卽授
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爲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
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
罪幸免則寃者何告誣枉者七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
居仁退疏其寃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詔以
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御史京鏜極論從窄
之敝此風未革假吏部尚書使金還遷起居郎尋兼詳
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
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通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
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丁四等戶
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帝喜

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
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
思慮以頤精神詰旦令清中書之務權直學士院帝曰
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
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當省之數定蠲除之日此
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築長隄扞江新
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撥閒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
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
零繭稅有因告雜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
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

子行匈于道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
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
兵食不報爲書以義撼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間
遣雜運於荆楚商人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雜
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
爲石礎卅徒境土蓄泄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加
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迂兵遮擊
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有
召命求間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壹以誠信

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藁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褫其爵詔書至淮人益自勵太廟災降罪已詔京師感動皆卓所草也爲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勾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間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定孫力請諡于朝迺諡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

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幹官監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書省正字序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勘權考功員外郎升著作郎知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改兼考功尋爲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檢討實錄擢監察御史出知温州尋擢太常少卿以左司諫召擢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爲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菑弭菑之道爲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制閫當復其舊戎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

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壹帥權公賞罰以勵人心廣規撫以用人才爲著作佐郎言兵財楮幣權不可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補不如復待補之便爲著作爲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爲言官帝獎諭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院具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松陽人爲時相史嵩之腹心有使賁互按者明日賁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又擅國柄帝益患苦之旣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爲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可狐疑而不斷乎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旣六請矣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覽納遂決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爲多又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達韓祥濮斗南王德明

皆疇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重漢弼以受知特異而姦邪未盡屏汰論議未能堅定爲慮遂感末疾居亡何遂卒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褚五千緡給其家謚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上書以爲梟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旨微矣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宋史卷四百六終

宋史卷四百七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直學士兼翰林院學士直學士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學字監司業事臣黃汝長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杜範

楊簡

錢時

張處

呂午

子流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燁知仁游從祖受學
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
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七

列傳

一

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的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濫於私子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爲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卽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焉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

彈墨尚新而已頒除日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
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
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
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
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
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
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
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
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爲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
之者宰相言之者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
或謂免於攻詆清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
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
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
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
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
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
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
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
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制清之詐謀罔上於是
凡侍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

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
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
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
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
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
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
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相剽劫欲
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
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閹宦不復讒諂得以售其
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
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大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
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
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
不獲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
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
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
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卽勉而從
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
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
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

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爲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爲弊政則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爲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旣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耻旣而合臺劾之大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爲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

萬曆二十七年刊

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鬪邊臣以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旣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等言是卽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爲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卽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卽以便宜

發常平粟又勸富人積粟者發之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萬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二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暵荐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旣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鬪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

肆爲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
上流之無備爲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旣
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
彗吐芒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
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
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
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
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
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
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

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爲以致
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缺凡今日之
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
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
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
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
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
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
此一念振起傾頽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
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

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或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賊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許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

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轍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

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留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

遂力疾入覲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
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
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
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於職毋徒守遷轉
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
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
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
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繫
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
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

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
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
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大學諸生亦習於見
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
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
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
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
參以國人之論則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
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
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郡守之儲以

江面之郡守爲帥閩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爲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卽行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抵僥倖布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閩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爲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衆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爲

也珙太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惟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卒贈少傅諡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文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民多服買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行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越陪都臺府典立簡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日實無罪必擿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差浙西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凶歲戒不虞乃令簡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肄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改知嵯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

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
上書言昨者危急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
見汝愚冒萬死易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義畏害忘義臣耻之未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
請郎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
國之要弭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誦爲之涕泣詔以
旱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旱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功

郎官兼禮部郎官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
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
尊敬賢士私離五百爲羣巡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
及水砦兵捕之巡尉不白郡簡驚曰是可輕動乎萬一
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
命違節制應斬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
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
良又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寓官置民田負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賞所負勢家第宅障官河卽日撤之

城中謹踊名楊公河帝遣使至郡譏察使於簡爲先世
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
往來傳送數四乃驅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
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
者曰契家子禮有常尊簡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
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
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簡
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况今天子
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者知不可變乃
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卽揖而出旣就
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絕邦人割見之莫不瞿然竦
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
畫象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入
對言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
自銷禍亂不作改工部員外郎轉對又以擇賢久任爲
言遷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又遷將作監兼
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金人大
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水射之簡戚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即日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謨閣主管玉局觀升直寶文閣主管明道宮秘閣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紫衣金魚進寶謨閣待制捉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卽位進寶謨閣直學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授敷文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捉舉鴻慶宮尋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彙乙彙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祀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已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其次八一日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日擇賢以久任中外之官三日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日罷設法道淫五日治伍法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日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日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日罷妓籍從良四日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無名之賦及權酷而禁羣飲五日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世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門人錢時時字子是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學大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擿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這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

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轉對敷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間守季鏞祠于學

張處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故事潛邸進士升名處不以自陳授州教授爲浙東帥屬帥督新昌舊逋處手書諫曰越人之瘠宜咻噢撫摩之今夏稅當寬爲之期使田里久饑之甦少還已耗之氣血尚可理舊逋

耶力辭不行主管戶部架閣文字改太學正時新進者
多逞小才害大體轉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
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缺薄而拂人心傷國體
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帝加納焉
遷太常博士又遷國子博士時金垂亡因論自治之道
謂天下之治必有根本城郭所以禦敵也使溝壑有轉
徙之民則何敵之能禦諸將所以備患也使枵腹盼盼
不得食則何患之能備今日之吏能知守邊之務者多
而能明立國之意者少繕城郭聚米粟恃此而不恤乎
民則其策下矣時以旱求言卽上疏曰上天之心卽我

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
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
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
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
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圯壞之
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
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
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旣以一切之政賦
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
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

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後本已股
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
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遷國子監丞轉對願力主正
論勿使迎合之人得以投吾機遷秘書郎預編寧宗會
要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莖文府講毛詩終篇乞以所
讀諸子改讀尚書帝曰吾固以詩書成麟趾之美也遷
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戒敕千
條猶患悖繆指意明白猶復背違安有不示其所向而
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於彼惟守
則自求諸已而已儻以爲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

日講求其所以守之之策蓋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
襍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可以自疑朝廷惟慮獨
任之難勝彼此互分不相扶持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
置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蓋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
分也遷秘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出知南康至郡剖
決滯訟衆皆悅服前守陳宓以錢七千緡置濟民庫爲
築城費處至曰不必取贏於民吾捐萬緡爲倡繼是儻
不已何患事之難成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糶於
郡也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將增建禁
旅營地屬民者索質劑視元直償之徙知處州移知溫

州力辭遂直秘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
使者尚威力復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
書論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
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
旨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處議曰當乘
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故事如或爲其所給功未
卽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亦辭勸講之職
升國子祭酒以爲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生後
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爲十二卷乞
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下而卒詔

贈四宮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嘉定四年進士授烏程主簿郡守
致之幕下事一決於午守張忠恕丞相浚之孫薦午猶
力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聽迎午二親入郡
與午皆衣絲衣奉觴上壽邦人榮之調當塗縣丞守吳
柔勝謂午有操守俾其子淵潛定交焉會司理攝蕪湖
縣廬州遣兩兵會公事司理遂以廬兵奪縣民爲言柔
勝怒悉寘獄屬午問之午謂廬州有公積不可謂奪民
柔勝愈怒再以屬午明日午入謁柔勝先令左右問若
何午執前說柔勝益加怒謂我不忍廬兵奪吾百姓不

出迎午午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勉爲出怒不息欲黥
二兵午徐曰廬州初無公櫝則可有則縣不爲處置而
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卒從午請由是柔勝益知午陳
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知午
在郡驚喜辟爲幕屬午欲盡決遣郡事而後行帖趣行
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貴誼午始行旣而僑行
部以田事迂丞相史彌遠以言罷午還當塗監温州天
富北監鹽場改知餘杭縣亦以言罷公論大不平然午
自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
司事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安在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
卽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置司幹官施一飛議
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
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
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
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彌遠病久不見客午入
謁持出迎運使罷故不用人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
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午聞之力辭
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樁上庫丁父憂免喪
遷大府寺簿拜監察御史帝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
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

韓杜杲在淮西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
獨周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
聞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
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丞相
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爲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
以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爲賢語人曰呂
伯可獨立無黨者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
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咏嗾董復亨
論罷中外不直嵩之提舉崇禧觀再移浙東提刑復爲

監察御史入見帝曰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時殿中侍御史項容孫子娶
午從子嵩之婢容孫上疏避午欲憾之去而於法無避
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爲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
瓚爲右正言午卽治裝去上手詔趣留之午力辭不允
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
奉大夫間居一紀卒年七十有七累贈至華文閣學士
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銓試第一授黃巖
縣主簿監西京中嶽廟者二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

所準備差遣改知於潛縣重囚逸聞沆至自歸淮西總
領辟充主管文字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田四十有二
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特差充提領兩
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差充行在點檢贍軍激
賞酒庫歷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
賈似道議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
似道矯詔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
怒調將作監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雲臺觀起知興
國軍未赴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官德佑
元年三學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

八十有一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揚
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能忘
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處子諒易
直嘗云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宋史卷四百七終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第一百六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鐵軍國軍事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吳昌裔

汪綱

陳宓

王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不肯逐時好得程頤張載朱熹諸書輒研繹不倦嘉定七年舉進士聞漢陽守黃榦得熹之學往從之調閩中尉利路轉運使曹彥約聞其賢俾司糴場時歲饑議糴上流昌

喬請發本倉所儲數萬而徐糴以償從之調眉州教授
眉士故尚蘇軾學昌喬取諸經爲之講說祠周惇頤及
顥頤載熹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
習丕變制置使崔與之薦之改知華陽縣修學宮來四
方士斥羨錢二十萬緡買良田備旱通判眉州著苦言
十篇慮蜀甚悉攝郡事御軍有紀律尋權漢州故事比
攝官奉饋皆如真昌喬命削其半核兵籍興社倉郡政
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
昌喬獨奮筆力辦其非未幾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
平元年入爲軍器監簿改將作監簿改太常少卿徐僑
於人少許可獨賢之兼皇后宅教授昌喬以祖宗舊典
無以職事官克者力辭改吳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
事其目曰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
職未治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
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
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
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了
事有空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日遷
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勸屈風
憲之精采徇人情之去留士氣銷矣下情壅滯非所以

糾正官表助國脉也臺臣故事季詣獄點檢時有爭常州田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逮百餘人視其贖乃趙善湘之子汝樞汝梓也州縣不敢決昌裔連疏劾罷之冬洊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言將帥方命女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時不視事之文私第謁假或有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惰逸之漸下無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御懷私爲君心之蠹外則子弟寡謹爲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蕭勺大和得乎又念蜀事帖危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遂寧李焯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其子淫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耻遭枰彈經營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援靖康之

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屢疏引去不許會杜範再
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調昌裔與範善必相爲謀者數讒
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
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持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裔
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襍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
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
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
人其調我何辭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
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
發告旱民日夜望之乃不忍終辭減騶從供帳遣僚佐
召邑令周行阡陌蠲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
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
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開習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
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
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聞容
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
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
然才七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諡忠肅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
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

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詭隨議者欲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倡率行之綱貽書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色請買舊制治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平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准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本原調桂陽軍平陽縣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

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痛蠲損之歲饑方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入境彊貸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若兵爲援地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糶民賴以安改知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爲侍御史主管佑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
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郡守張
抑及部使者列綱爲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邑人相率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文字未赴懼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
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卽欲遣幣綱言使名不
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
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
主所增今旣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
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
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聽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
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陞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
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水
湖澤輿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
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
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
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
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

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筭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士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邪當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擘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闡之師生券更番勞費

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歎官良
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閒田
開墾墾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鬼錯入
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
空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撻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
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又贏金
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窰五十所
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
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
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餼錢賴以緡計增三十有三萬
米以石計增六萬真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
所而浙西鹽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漕運不以時
至綱核名實警稽慢區畫處分餉事賴以不乏移疾乞
閑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
慮囚至發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謫調妄

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共盜屬
覬賞躡申制司綱謂治盜雖尚嚴豈得鍛鍊傳會以戕
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以惑衆言未竟
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
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尤切蕭山有古
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浚八千餘丈復創滙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涂則盡斃以達城闌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志

勛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
甚博勢家巨室幸私植堦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
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寢蕩瀕海籍塘爲固隄
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
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竒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
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
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招水軍刺义手教
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然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卽位詔爲
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

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振之蠲租六萬餘石捐瘠頓蘇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名四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懼負殿以修奉橫宮之資僞增焉綱謂負殿之責小罔止之罪大撫其實以聞詔免九萬五千緡而宿敵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爲身之計過於謀國媮惰退縮奔競貪黷相與爲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爲甚今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方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

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歷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早宮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怨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

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必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
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解邊
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刑有未正也太
臣所用非親卽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
都司樞椽無非親暱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
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
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殿巖庸鄙之夫久
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
勞託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
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諷之罪奏入丞相史

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二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
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
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
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
相蒙務於欺蔽匪奏囊封有懷畢吐陛下付近臣差擇
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
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
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
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
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 十一
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
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嘗重
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
邇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又棄老姦宿臧以
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
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貫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
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
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
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
責大臣所欲爲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

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
書之誚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
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招明德以照臨百
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聖治之意指陳敝事
視前疏尤剴切焉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
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
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
民羣集宓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
生討論改知南劔州時六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
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

悉傲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亡
何請致仕實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
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
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爲請而沒已閱月矣初宓之在
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歎曰世讐未復何以好爲饒
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
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
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
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
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
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
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
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爲臣
者帝爲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疏之藁數十卷藏于
家

王寔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
寔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
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授
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院以寔爲

宋史卷四百八
列傳
十三
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總效軍尋委
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璮辟置墓下淮右兵
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
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
民兵特可爲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
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
禦諸軍伍法旣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藉冒請之敝無
以糾其窳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
志無以連其逃陳不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
之令太公謂伍法爲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

爲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卽位
特差克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
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計議官時奎全寇鹽
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
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
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
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
土城焚城門賊氣爲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
密院命節制黃莆後營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
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爲犄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

爲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願
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
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
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
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
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迂意
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
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
肉餒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
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

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旣立然後義旗一麾諸
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
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
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霆
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
班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于道朝論
以爲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
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
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
勞其軍霆以召尋爲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

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閤門舍人尋爲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流民弟邦傑聚衆三千人爲盜霆勦其渠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霆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迕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卽有齊安之

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盍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會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旣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滁陽置千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玉溪集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八終
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詳事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
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
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
今有光王寔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
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八終

